

通志卷一百十八下

宋 右迪功郎 鄭樵 漁仲 撰

列傳第三十一下

廖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先主領荊州牧辟爲從事年未三十擢爲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諸葛亮鎮荊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有誰相經緯者亮答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二十年權遣呂蒙奄襲南三郡立脫身走自歸先主先主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爲巴郡太守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徵立

爲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爲
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後丞相
掾李邵蔣琬至立所立謂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諦其
事昔先主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
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旣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
深入于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子遺上
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
耳故前後數喪師眾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
治中無綱紀朗昔奉馬良兄弟謂爲聖人今作長史素

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
中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爲不然也王連流俗苟作掊
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郤琬具白其言於諸葛亮亮
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羣士公言國家
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
帝疵毀眾臣人有言國家兵眾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
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
亂羣猶能爲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僞邪於
是廢立爲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

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爲左袵矣後監軍姜維率偏軍經汶山往詣立稱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於徙所妻子還蜀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少爲郡職吏以才幹稱荊州牧劉表使歷諸郡縣曹操入荊州時嚴宰秭歸遂西詣蜀劉璋以爲成都令復有能名建安十八年署嚴爲護軍拒先主於縣竹嚴率眾降先主先主拜嚴裨將軍成都既定爲犍爲太守興業將軍二十三年盜賊馬秦高勝等起事於郫合聚部伍數萬人到資中縣時先主在漢

中嚴不更發兵但率將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等首
枝黨星散悉復民籍又越嶲夷率高定遣軍圍新道縣
嚴馳赴救賊皆破走加輔漢將軍領郡如故章武二年
先主徵嚴詣永安宮拜尙書令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
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爲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
鎮永安建興元年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四年轉爲
前將軍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
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嚴嚴與孟達書曰吾與孔
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分

如流趣捨罔滯正方性也其見貴重如此八年遷驃騎將軍以曹真欲三道向漢川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亮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亮以明年當出軍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改名爲平九年春亮軍祁山平督運事值秋夏之際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己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僞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平辭窮情竭

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廢平爲民徙梓潼郡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豐官至朱提太守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爲從事以其宗姓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爲賓客先主定益州以琰爲固陵太守後主立封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爲衛尉中軍師後將軍遷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建興

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琰與亮
牋陳謝深自懲責於是亮遣琰還成都官位如故琰失
志恍惚十二年春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
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
百搗胡至於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琰坐下獄
有司議曰卒非搗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
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絕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戰功
遷牙門將軍先主爲漢中王還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鎮

漢川眾論以爲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先主乃拔延
爲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先主大會
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
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眾至請
爲大王吞之先主稱善眾咸壯其言先主踐尊號進拜
鎮北將軍建興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
以延爲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
羌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于陽谿延
大破淮等遷爲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

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
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嘆恨己才用之不
盡延旣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
唯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十二年亮出
北谷口延爲前鋒去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
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欲
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爲字刀下用也頭上用
刀其凶甚矣秋亮病因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
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

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秘不發喪儀令禕往揣
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
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而廢天下之
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
禕共作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已連名告下諸將禕給延
曰當爲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
也禕出門馳馬而去延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
儀等遂便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攬儀
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

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後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
蔣琬琬允咸保儀疑延儀等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
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在
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尙未寒汝輩何敢乃爾
延士眾知曲在延莫爲用命軍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
逃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致首於儀儀起自踏之
曰庸奴復能作惡不遂夷延三族初蔣琬率宿衛諸營
赴難北行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旋原延意不北降魏
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者冀時論

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安中爲荊州刺史傳羣主簿背羣而詣襄陽太守關羽羽命爲功曹遣奉使西詣先主先主與語論軍國計策政治得失大悅之因辟爲左將軍兵曹掾及先主爲漢中王拔儀爲尙書先主稱尊號東征吳儀與尙書令劉巴不睦左遷遙署弘農太守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將南行五年隨亮漢中八年遷長史加綏軍將軍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

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十二年隨亮出屯谷口亮卒于敵場儀旣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爲功勲至大宜當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悅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琬遂爲尙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爲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初儀爲先主尙書琬爲尙書郎後雖俱爲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爲年宦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于聲色嘆咤之音發於五內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

惟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又語
禕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
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十三
年廢儀爲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
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其妻子還蜀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部曲數百
人篤卒荊州牧劉表令峻攝其眾表卒峻率眾歸先主
先主以峻爲中郎將先主自葭萌南還襲劉璋留峻守
葭萌城張魯遣將楊帛誘峻求其守城峻曰小人頭可

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去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卽斬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乃分廣漢爲梓潼郡以峻爲梓潼太守裨將軍在官三年年四十卒還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詔諸葛亮曰峻旣佳士加有功於國欲行酹遂親率羣僚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榮之子弋字紹先先主末年爲太子舍人後主踐阼除謁者丞相諸葛亮北駐漢中請爲記室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亮卒爲黃門侍郎後主

立太子璿以弋爲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後爲參軍庾降屯副貳都督又轉護軍統事如前時永昌郡夷獠恃險不賓數爲寇害乃以弋領永昌太守率偏軍討之遂斬其豪率破壞邑落郡界寧靜遷監軍翊軍將軍領建寧太守還統南郡事景耀六年進拜安南將軍是歲蜀并于魏初弋聞有魏師欲赴成都後主以備敵旣定不聽及成都
不守弋素服號哭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知主上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